

韃契 - 龍襲風暴 第四篇：烈焰之心 (Heart of Fire)

原作：Cassandra Khaw

譯者：南極熊

薩坎·沃回想起當時他覺得自己將會與世長存，長生不老，就算如果他戰敗了，也只會倒在傳說之人的劍下，永遠的被人們流傳為與巨龍同等美麗且可懼的存在。他現在感覺自己衰老了。既脆弱又苦不堪言且破敗不堪。不像是把戰爭中被死敵奮力打碎的利劍，更像是個從內部開始腐爛，最終侵蝕掉外殼的腐敗雞蛋。在這些日子裏，薩坎發現自己反而擔心自己不會死，而是持續作為這具裏面除了腐爛以外什麼也沒有的軀殼直到永遠，他所有的夢想和榮耀都被粉碎變成了蛆蟲的食物，就像當他受到尼可·波拉斯的控制時一樣。

「這隻看起來夠年輕，能符合我們的要求。」從他的右邊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

僧侶泰伽姆自稱是個忠誠者，但是從他的表情和言語中散發出來的感覺，對薩坎來說，「狂熱者」可能才是更貼切的形容。在不同的情況下，在另一個時間線中，薩坎可能會在第一眼看到他時就將他燒成了灰燼。但薩坎在泰伽姆身上感受到了與自己同樣的悲傷情懷。和他一樣，這位潔斯凱僧侶也失去了某些至關重要的東西。

「是嗎？」薩坎說道，他開口只是因為他感覺到必需要說些什麼才對。

「它的心臟必須要足夠強大。否則，儀式就不會成功。你獻上的祭品必須強大到能夠承受與你多年來所遭受到的苦難同等的痛苦才行。」

薩坎心想，必要性這東西有時候真是太殘酷了。

「這是讓你能再次使用龍翼飛翔的方法，」泰伽姆說道，就彷彿他聽到了薩坎心裡的猶豫之聲一般。

薩坎還記得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那種體內的血液熾熱如火的感覺。他回想起天空的廣闊，飛過繁星點點的漆黑夜晚，感覺自己是無敵的。他無比清晰地記著這一切。他可以再次把它們都取回來，再次毫不費力便能作到這一切。他所需要的就只是取得龍的心臟，然後他就可以開始修復自己的心臟了。他為他們奉獻了那麼多，一旦復原了之後，他還會再做出更多。

這看上去像是一筆相當公平的交易。

「是的，」他低聲說道，握緊了手中的長矛，穿梭在月色下的高草叢中向前走去。那頭龍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它是一個剛從風暴中誕生出來的年輕個體，動作笨拙，粗曠且野蠻。它就像小貓玩弄著毛線球一樣，玩弄著瞪羚的屍體。當巨龍將它拋起時，內臟在空中噴灑而出，但是薩坎沒有分心去理會它。

令他感到驚訝的是，他的心中竟久違地開始燃起了興奮之情。如果巨龍因為薩坎的大膽嘗試而殺死他，那仍然比他預期中等待著他的結局要好得多。那是一個緩慢而痛苦地惡化過程，在暮年為

求得死神的憐憫而落淚。死在這裡。在與巨龍的戰鬥中死去。這才是薩坎目前無比渴望的結局。他小心翼翼地移動著長矛，將其平衡地靠在肌肉發達的肩膀上。泰伽姆並沒有提及他是否會參加這次的狩獵。薩坎在現在才想起要問他但應該是已經太晚了。現在面臨的風險是僧侶可能會造成失誤，從而導致薩坎失去了他的獵物。但眼下只能等到真的發生了再來處理吧。

現在，他必須集中全部精神。

直到蹲著移動的薩坎到了約剩五英尺遠的距離時，龍才注意到他。風勢改變了方向，帶著他的氣味朝他吹去。這個生物抬起了頭，它的表情和薩坎曾經在蘇勒台貴族寵愛的寵物貓身上看到的一樣——嘴巴下顎微微張開且鼻翼鼓起。它吸嗅著空氣，目光中沒有一絲恐懼，也不含著威脅感，只有年輕的掠食者才擁有的天真好奇心，它還不知道這世界不僅僅是一個只提供食物的食槽。薩坎從草叢中直立站了起來，高舉起他的長矛。巨龍的表情馬上變得敏銳，露出了無比的興趣——這裡還有活著的獵物，會對它的爪子做出反應的獵物，會發出尖叫聲的獵物。它蹲下弓起它的身子，準備要飛撲過來，尾巴興奮地在空中揮舞著，慘遭擊中的草都給壓扁了。它的喉嚨裏發出了一種聲音，讓薩坎再次想起那隻很久以前看到過的貓科動物，那是一種渴望挑戰的聲音，它的瞳孔在不斷地擴大，直到它的眼睛幾乎完全變成了漆黑色為止。

但是薩坎·沃太過老成，也太飢渴了，他並不想成為這條幼龍的新玩具。

他對著龍撲了過去，作為回應龍也跳起撲了過來。薩坎在最後一刻奮力扭動身體，避開了滿是尖牙、猛力咬合的下顎。他用矛尖劃過這隻生物的口鼻處，沿著它佈滿細鱗片的皮膚劃出了一條線，直到重力再次加壓在它身上，將他全身的重量都壓在矛柄上。矛刃劃破了巨龍的臉頰，然後刺了進去，隨著薩坎的雙腿不停地踢動，產生的動能將他和他的武器沿著獵物的喉嚨曲線更加地深入，最終將其刺穿而出。鮮血灑落在下方的草皮上。只見那龍踉蹌向前跌倒，痛苦地發出哀叫著，在扭動著身子一陣子之後，發出一聲窒息的哀號聲，若不是因為薩坎正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興奮不已，他可能會為這頭野獸的情況感到難過，而且泰伽姆也在旁邊用低沉而急切的聲音催促著他。

「快。我們需要在它死亡之前拿到仍在跳動著的心臟。」

死亡正在與他們爭奪著戰利品。隨著龍的血液流灑到了草地上，它掙扎的動作已經開始在減弱，叫聲也漸漸變得無力下來，最後只剩下了淺淺的喘息。幸運的是，他們有兩個人，而薩坎的長矛所切開的傷口有利於讓他們能更快速的完成任務。泰伽姆舉起雙手，在空中召喚出一團藍色火焰，纏繞束縛住巨龍的四肢，將其固定在草原冰冷的地面上。

「快點，」他催促道。



薩坎將他的長矛高舉到這個生物上方，它因為被束縛住而再次發出了尖叫声。它正在面臨著死亡，它現在明白了這一點——它即將要死了，而殺死它的工具就矗立在它面前，就像農夫看著頭生病的公牛一樣，除了變成肉之外再沒有其它的用處了。薩坎的決心差點就動搖了。在他的一生之中他一直熱愛且崇拜著龍族。這行為無疑是對他的信仰，對他曾經視為神聖的一切的褻瀆。

但事情都已經進行到這一步了。世間的事情不也正是這樣的嗎？強者生存，弱者滅亡。就有如鹿只會是狼的食物。如果這條龍會死在他這樣人的手裏，那它就不配保有它的心臟。

反正，現在再考慮這些也已經太遲了。如果他現在停下來放棄了，巨龍還是會死去，但那只會是因為一個老者的懦弱意志，而不是在一個戰士的手下獲得救贖。薩坎一邊反覆告訴自己這些話，一邊切開了巨龍的身軀，雙手伸入它的肋骨之中，並握住它那碩大的心臟。在視線之外的泰伽姆開始了吟唱，薩坎也低沉的配合著旋律吟唱著，他感覺吟唱的詞語隨著旋律鑽入他的腦海中，就像是有昆蟲鑽進他的大腦裏一般奇癢無比。這感覺讓他想敲開自己的頭骨，把它們給挖出來。薩坎對潔斯凱魔法一無所知。但即使是如他這般的無知，他也察覺到這個咒語的腐敗本質，他在內心深處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悲傷地升起了一個念頭——我們犯了一個錯誤。

當咒語的威力逐漸加強達到高峰時，薩坎將臉埋進巨龍的內臟裏，他的鼻子被巨龍垂死時所散發出類似銅臭的味道給堵住，巨龍的心臟仍緊緊的握在他的雙手裏，他張開嘴咬了下去。他的世界被燃起的熊熊烈火給吞沒了。

被阿布贊監禁並不在娜爾施的計畫之中。當時事情發生得很快，阿布讚的先鋒斥候在風暴平原的邊界發現了艾紫培和她時，便即刻的告知兩人，他們沒有被授權待在那裡，並因此被逮捕且需等待審問。娜爾施堅稱他們出現在此地並不違背氏族之間達成的協議，但斥候反問了什麼協議？而娜爾施則被迫承認其實其他的可汗並未一致同意該協議的具體條款內容，其協議被停滯在了審查程序。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也是一致同意至少要嘗試看看起草的政策是否能夠有效的實踐。所以理所當然的，這協議絕對算數。

斥候們面似鎮定地聽著娜爾施的解釋，暗下互相交換著緊張的眼神，然後用輕快但帶著歉意的語氣說道，他們仍然必需要帶這兩人去與他們的可汗談談。否則，責任就會落在他們的頭上。



儘管不情願，娜爾施最後還是答應了。艾紫培看起來就想要直接打上一架解決此事，但在她同伴堅持說這不會花上太長的時間之後，她便陷入了如同雕像般的沉默。招待使節的禮遇只能理所當然地先暫時先欠著。在他們得出所謂的神殿最有可能的地點就是龍襲風暴最猛烈的地方時，他們就直接地往風暴平原方向出發。

在他們被帶入阿拉辛城之後到達了第六個小時之時，艾紫培終於打破了沉默開口說道——

「我們為什麼還在拖延？我們應該只需要花一小會兒時間就可以自由地繼續我們的行程才對。」

「我非常清楚這一點，我的朋友，」娜爾施一邊說道，一邊用手指沿著等候室簡陋書架上的書脊摸索著。書架上有幾份農業宣言、一本關於水培法的薄書、一些當代詩歌，還有一本阿布贊的簡史，很可能是從與他們祖先靈魂的交談中拼湊而來的。儘管心裡不願意承認，但娜爾施還是抑制不住一絲絲的羨慕。「但我們不能擅自離開。」

「你確定嗎？」艾紫培說道。「不會花太多時間力氣的。」

「不，不，不行，」娜爾施用力地搖著頭，以至於她的頭髮都從正式的髮型中散開來了。「我們不能。這可能會引起我的氏族和阿布贊氏族之間的政治動亂。甚至可能會引發戰爭。」

「如果這個時空被巨龍給活活吞掉了，到那時候這些都不重要了。」

「我非常地明白。但我需要你保持耐心，艾紫培。」

「我已經忍耐夠久了。」她這些話幾乎是咬牙切齒地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像是一顆火苗，隨時都有可能變成熊熊烈火。

「就再等一個小時，然後我們就可以——」娜爾施說到一半就猶豫了。要是她輸了這場賭博，她勢必被迫要履行這個承諾，那然後呢？如果她在無意之間挑起了氏族之間衝突，她的代理們一定會非常憤怒的。「——照你的方式去做。」

這似乎安撫住了大天使。

拘留室還算是蠻舒服的，房間裝潢優雅，配有掛毯和地毯、鋪滿絲綢的帆布床，書架旁甚至還有可供坐下讀書的休息區。鑲有珠寶的燈懸掛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柔黃色的燈光灑滿整個房間。木架上放著一壺冷水，旁邊還有無柄的黃銅杯和一盤蜂蜜堅果糕點，娜爾施緊張地不停地啃著，感覺自己就像進到了儲藏室裡的老鼠一樣。角落有一間簡單的浴室，裏面配有一個小型淋浴間。阿布贊族一向以熱情好客而聞名，但娜爾施並不知道的是，原來這種慷慨甚至還延伸到他們的罪犯身上，無論只是嫌疑犯還是其他種類的。

「一個小時，」艾紫培說道，最後屈尊就座坐在一張墊著淡紫色坐墊的椅子上。

娜爾施鬆了一口氣。「謝謝您。我知道這一切對你來說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和平是如此的薄弱，我真心地希望它不要受到威脅。阿布贊和潔斯凱一直不和。他們相信要和死者保持親近，而我們——」

「你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死後世界，是嗎？」

「這是很複雜的，」娜爾施說道。「我們並不是從本質上的否認來世。而是我們認為靈魂不應該以任何有意義的形式繼續存在著。」

她凝視著艾紫培平靜的金色眼睛，心想「啊，嘴快了」，其實她大可不需要向大天使解釋這些觀念，但為時已晚，因為她本身就是堅毅不懈的精神飛升後的化身。

「你可以想像到，這已經成為一些衝突的根源。阿布贊族不僅僅是崇敬逝去者而已，而且在許多決策中都把他們放在首位。氏族裡沒有任何事情是他們不參與的。當然，這一點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卓萊卡堅定的告訴阿布贊人，如果他們不放棄祖先崇拜的習俗，他們的氏族就會被消滅。相對不幸的是，這就意味著他們可能會陷入事後諸葛的泥潭——也就是說」

娜爾施清了清喉嚨。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確實在討論這個議題時有遇到過問題。我們認為他們太過放不開沉迷於過往。而阿布贊，嗯.....」

「他們對潔斯凱是怎樣的看法？」

「他們認為我們自以為是、傲慢自大。但我不確定他們的看法是否是錯誤的。」

艾紫培似乎在對此考慮了有一會兒，在她還沒再次開口之前，從門口傳來了一陣敲門聲。門被推開，露出門後一位年輕的阿布贊女子，她有著如黑炭般墨色的眼睛，罩著兜帽。她鞠了個躬行禮。

「可汗現在要見你們。」

這些瞪羚似乎比阿耶尼記憶中的更加膽小，又也許是因為它們感覺到了逼近中的阿布贊騎手。其中四人停在指定的地點，等候著阿耶尼的指示。瞪羚很少會遊走在距離瑪爾都邊境這麼近的地方，它們更喜歡廣闊的草原。然而，無論是獅族戰士或氏族成員都沒有任何抱怨。阿布贊族人都是技藝嫺熟的獵人，他們已有幾個世紀的時間來適應如何應付不可預測的情況，他們知道在同一年內有可能會是豐收，也可能會是飢荒，尤其當他們的土地基本上都是乾旱的情況時。而阿耶尼，他已經非常習慣損失和不幸的情況了。只要他們能成功捕獲這群瞪羚，就能保證他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不用擔心食物和補給。無論如何，他們絕不會浪費掉這個好機會。

阿耶尼注視著瞪羚群。他總覺得有什麼地方非常的不對勁，但又感覺像是月光或憂鬱症搞出的把戲，或許是這隻瞪羚的眼睛周遭的白圈並不像他想像的那麼多。又或許只是他們呼吸的方式，而他們胸口如蜂鳥扇翅般的急速撲騰並不是因為他們正處在高度緊張之中。無法正確的分辨周遭情況令阿耶尼感到沮喪。不過再說回來，他已經搞砸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了。

他壓下了對自我的厭惡，眼下還有工作要做。他可以之後再沉浸在自我憂鬱之中。阿耶尼又向前踏了一步。一旦他足夠接近時，他就會發出信號。他和阿布贊騎手們會將羊群追趕到一個中心點後，就盡可能大量地獵殺它們，這是一個相當簡單的任務，且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的合作。一旦狩獵正式開始了，阿耶尼就可以暫時沉浸在自己的肉體感官之中，忘掉他的悲傷，暫時地放下他那無止盡的自我折磨。

這不是生活，這只是凌遲的死亡判決。

阿賈尼嚙下了一聲低聲咆哮。令他感到懊惱的是，諾爾成功在上次的談話中影響了他。所以後來，在他被夾雜在無數其他的遺憾之間時，會反覆思考她說的話。但在目前還有一些工作要完成。阿耶尼——

瞪羚們突然齊齊抬起頭，目光注視著東邊的方向。

這就是他所收到的全部警告訊號。

魔法力在平原上蕩漾而過，將草皮夷為平地。這股力量的強大是阿耶尼幾乎已遺忘有可能到達的強度——一股吞噬一切元素的力量，使得瞪羚群以及所有其他仍隱藏在草叢中的生物以逃命的速度開始飛快奔跑，不擇前路地盲目的撞上了岩石和樹木，撞斷它們的脖子和脊椎，它們驚恐萬分到完全無視前方有什麼阻礙物，他們只想拔腿，逃跑。幾聲人的喊叫聲劃破空氣，阿耶尼快速地環顧四周，發現阿布贊的飛龍正在天空中盤旋、扭動著身子，它們的神情充滿了不耐煩。他們試圖將騎手給甩掉。其中三個人已失去了龍的控制且跌了下來。第四個人被惱怒的坐騎直接咬成了兩半。

「怎麼——」

答案出現在遠處的地平線上，是一條體型大到不可思議的巨龍——長著紅色鱗片，躊躇滿志，它發出了咆哮聲，它周遭數十隻體型較小的龍族兄弟也紛紛加入它的行列。這個龐然大物有一種熟悉的感覺，阿耶尼十分確信他以前曾見過它。不僅如此，他確信他也曾經歷過這熟悉的情景，看到過一群龍響應一個人的召喚而來。

「薩坎？」阿賈尼難以置信地低聲說道。

巨龍再次地發出咆哮，阿耶尼立刻就知道他的猜測是正確的。那是變化成巨龍形態的薩坎。只是他現在比阿耶尼記憶中的要大上許多，而且不知道發生了甚麼變化。如果這位男子之前體現出來的是龍焰的光明力量，那麼現在，他讓阿耶尼想起了熊熊的地獄之火，既黏稠又恐怖。

「你到底做了什麼？」他再次低聲說道，薩坎吼叫著宣告他的勝利。

阿布贊可汗的接待室正如娜爾施記憶中的一樣——太過於華麗。她很欣賞對於細節關注的美學，但這裡的空間本來可以用來放置書架，卻被浪費在了玻璃器皿等無聊的東西上。但芙洛塔不是娜爾施，娜爾施也知道她不能把自己的世界觀強加於他人——至少不是在未經他人同意的情況下。但是仍然……

「好久不見了，芙洛塔可汗。」娜爾施深深地鞠躬。「我相信你已經閱讀過了政策草案。我對於你提出的第二版的反饋很感興趣。」

芙洛塔在成為可汗之前是一名士兵，她的穿著依然具有軍隊的風格。有傳言說，當時芙洛塔拒絕接受為了她而製作的禮儀盔甲，因為她更喜歡在晉升到這個新職位之前剛得到的盔甲，這引起了一些喧鬧。她聽完娜爾施的話後開心地大笑。「道宗，拜託。我們在許久不見之後才剛又重逢。我們可以先不急著討論政策。」

娜爾施看了一眼艾紫培。「目前沒有時間。」

「既然如此，」芙洛塔說道，她身體向後靠去，手指搭在胸前。她坐在一排王座的中央，她的王座看起來只比其餘五個王座稍微華麗一些，每個王座上都坐著衣著華麗服裝，不同物種和性別的人。眾眷族議會果然也會在場，娜爾施心想著。「我們有充足的時間。妳們是作為阿布贊的客人來到這裡的，我向您保證，我們會為妳們提供各種奢華享受，這也包括了充足的討論時間。」

「這不是，」娜爾施僵住了說道。「有效運用時間的方式，」

芙洛塔的笑容更加燦爛了。

「儘管如此。」

啊，娜爾施心想。芙洛塔原以為娜爾塞會表現得像個正確的政治家。這是一個完全合理且合乎邏輯的期望，但現下這情況讓娜爾施想要發聲尖叫。如果事情真如她所料想的那樣發展，那麼至少要花上數個小時才能找到解決辦法。首先，阿布贊的眷族領袖們會盤問艾紫培和娜爾施，質問他們為何如此地接近風暴平原。然後，芙洛塔會試圖做出裁判，如果娜爾施的消息來源正確的話，這將不可避免地引發新一輪的爭論。如果各位領袖心情特別好鬥的話，這甚至可能會拖成一場持續多天的事件。

如果換做是其他的日子，娜爾施就會做好迎接這個枯燥、冗長過程的準備。但他們沒有多餘的時間能浪費。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太久，她身邊的天使將會被迫採取行動，並可能隨之而來的將會是各種的混亂情況。

「龍襲風暴已經開始影響其他時空了。我的——」娜爾施猶豫了，她雖然嘴裡想說出「朋友」這個詞，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朋友。他們之間的關係只限於眼前相互需要和共同目標的產物。所以，她決定採取更加安全一些的說法。「——我和我的同事正在執行一項任務，以確定是否有可能改善這個問題，無論是對韃契還是對多元宇宙的其他部分能有所幫助。」

「嘆——。那些其他的世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一個女人嘶嘶地說道，她太老了，黝黑的臉幾乎都被皺紋掩蓋了。「我想知道的是，你為何像是在迴避眼前的問題。當一個另一個氏族的可汗——」

「道宗，」娜爾施下意識地說道。

「——未經事先通告或許可就進入阿布贊的領土。埃梅許眷族不會忘記你們的前任也做過同樣的事情。我——」

「是的，是的。勇氣之家族把仇恨當作傳家寶流傳。我們都知道歷史，」一位身材高大、舉止優雅的消瘦男子說道。他向那位年長的女人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而她則報以怒視。「不過，我說我們就讓過往留在它該待著的地方。不過，既然我們現下有潔斯凱的道宗在場，也許現在我們剛好可以談判一項較小的貿易協議內的一些條款。芬扎拉眷族——」

「如果不介意我大膽冒犯發言的話，」一位體型肥胖、長耳朵的男性犬人說道。「梅瓦克眷族長期以來對在潔斯凱土地上發現的紅色礦物一直都感興趣。我們有考慮——」

「我們現在在這裡，是為了討論道宗闖入領土的事情！」埃梅許眷族的代表大聲叫道，同時用手杖底部敲擊著拋光的石頭地板。「不是這些無關痛癢的事項。」

「貿易保證了我們的士兵們有飯可吃，」梅瓦克眷族的首領平靜地說道。「我不認為這是無關痛癢的事項。」

大廳裡又發生了更多的爭吵，娜爾施認為主要是因為更多的小人物開始對這些事發表了意見——一個人要求艾紫培先讓醫生檢查過，以確保她不是龍。娜爾施注意到芙洛塔微妙的動作，示意士兵們從城牆邊的崗位上靠近，以準備緩和眼下逐漸緊張的情勢。

「拜託你們了，」在過了一會兒後，娜爾施開口說道，試圖掩飾住聲音中的絕望。太多同時說話的人了，談話的內容也太散亂了，混亂到即便連芙洛塔也似乎這麼認為。「我們可以繼續專注在討論議程上嗎？」她問道。

「是的，讓我們專注在議程上，」那個來自埃梅許眷族的老婦人咆哮道。「告訴我們，為什麼你們會來到風暴平原。」

「我們正在尋找一座神殿——」

「我不確定我們是否真的有決定了議程的內容，」一位面容柔和的女孩說道，她看起來太過年輕，還不適合成為眾眷族議會的成員。娜爾施知道她之所以會被選為代表，是因為她的祖父，也就是古達爾眷族真正的族長，現已病入膏肓。

「神殿？」一位巨靈女性說道。她戴著贊哈爾眷族的紋章。她眯起眼睛問道，「你說的是什麼神殿？」

「我也不太清楚。這是在靈龍蟄居裡的一個聲音告訴我們的，我們需要在龍襲風暴中找到一座神殿。我們猜測它應該是在風暴平原裏。」

「但為什麼是風暴平原呢？」巨靈女性說道。「龍襲風暴在韃契的各地都在發生著。」

「蟄居裡的聲音？」那個面容柔和的女孩說道，臉上的焦慮逐漸散去。「歷史上可能有先例。我似乎記得讀過類似的軼事，但我不確定。除非贊哈爾眷族願意開放閱讀一些他們的記錄。」

「當然可以的。不過有一些事前的——」

「已經一個小時了，」艾紫培終於輕聲說道，她的表情天使般的平靜。「我們該走了。」房間的大門被猛地推開了。

「芙洛塔可汗，」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其慣用的語調因緊張而變得急躁。阿耶尼在身後阿布贊官員的抗議聲中大步走進房間。「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薩坎·沃已經控制了邊境的野龍。我擔心——」

「阿耶尼？」

自從艾紫培抵達韃契以來，娜爾施第一次看到大天使的臉上露出了真實的情感——這種純粹的表現將她從雕像變回成了女性，讓之前彷彿是從石頭雕刻出來的面容也變得柔和起來。當艾紫培說出這位獅族鵬洛客的名字時，她眼中的金光閃爍，聲音裏帶著痛苦。

阿賈尼像被火焰燙到般踉蹌地後退了幾步。「艾紫培？你在這裡幹什麼？上次我見到妳的時候——我們——」

他的目光轉向娜爾施，耳朵則像受了懲戒的家貓一樣壓平著。

「娜爾施，」他痛苦地說道。「你也在這裡。我一直有想要——對不起——我——」

艾紫培向前踏進一步，其他的過往都被遺忘了，除了阿耶尼的存在以外，周遭的一切都被忽視了。「多元宇宙需要你。我很高興看到你在梅梨萊的治療後復原的情況良好——」

「她是為了救我而死的。」阿耶尼嚴厲地說道。

「無論如何，她都會死的。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獅族戰士搖了搖頭。「其他人比我更值得得到救贖。」

「梅梨萊顯然不這麼認為，」娜爾施說道。

「梅梨萊錯了。」

「阿耶尼，」艾紫培呼出一口氣。「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我們無法改變任何事情。」

「不，我們不能忘記。我沒辦法。我無法改變我所做過的事情。但我可以確保它不會再發生。艾紫培，我發誓——」

「讓過去跟死去的人一起安息吧，阿耶尼，」艾紫培說道，她的表情中流露出無情懷的仁慈。「你沒必要留在那裡陪著他們。」

聽到這兒，阿耶尼發出一聲空洞的笑聲，娜爾施也終於明白了為什麼這位鵬洛客要將自己流放，要躲避她和世人的注意——他聲音裡的深沉悲傷顯而易見。

「但是我必須要這麼做。」

芙洛塔清了清嗓子，打斷了這悲慘的場面，「所以，薩坎·沃和這些野龍——我想聽到更多有關這方面的消息。」

阿耶尼開始講述了他看到的故事。

——第四篇完——

原文連結：[Tarkir: Dragonstorm | Episode 4: Heart of Fire](#)